

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  
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  
由中道而出  
暢之情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人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朱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

也如放齊稱微子朱啓明而堯知其

歸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  
 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  
 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總有百粒每粒生只  
 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只  
 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行粒去物各物各  
 只是理一初間只是這一行粒去物各物各  
 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而如  
 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  
 如此我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  
 人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  
 太極然又萬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  
 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  
 極如此說則是一太極又有分裂乎曰本只是太  
 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  
 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  
 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  
 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  
 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  
 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包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  
 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  
 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  
 德教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句小底小底分大底  
 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  
 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  
 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  
 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  
 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  
 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  
 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  
 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  
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陋巷按一統志陋巷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八里顏子廟前

**顏子**  
不愛  
不求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見大**  
志小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樂天之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作天理會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不盡蓋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曾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  
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  
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  
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到他地位如何  
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  
夫處如何  
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  
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  
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二  
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

田

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  
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  
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  
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又  
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  
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  
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  
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  
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  
二非所以為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  
子之樂非樂筆歌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筆歌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  
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  
如何曰也是此意然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  
說樂道與是此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章說  
不會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  
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問山真氏曰集註所引  
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上未  
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  
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  
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  
子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  
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  
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此  
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  
無不窮究而用力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  
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  
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  
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  
中雖鸞鳳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  
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  
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  
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  
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集覽 辨 洗 按宋鑑鮮于侁閬州新政人叙明  
裔孫性莊重力學舉進士嘗為利州路判官時  
方行新法諸路搖動侁獨公心處之蘇軾以為  
上不害法中不害民下不廢親為三難後以集

賢毀脩撰  
知陳州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

君子必隆師親友

義重  
聚樂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名入而諱過必致於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息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集覽仲由按一統志仲由字子路汴人孔子弟子有政事才聞過則喜勇於改過片言折獄

仕衛死於孔悝之難後世追封衛公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及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其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



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陳少陽按宋鑑陳東字少陽冊陽人侗儻負氣徽宗時為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誅邪佞命以官不就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彥潛善等誣以指斥乘輿殺之天下以為冤高宗後知其非悔之詔贈秘閣脩撰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

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軌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文以載道

虛車

愛則傳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

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

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

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

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領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能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曾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

當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宋子  
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  
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  
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  
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  
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集覽學成元凱方成剛被晉書元凱杜預字濟  
匹亦切痲痺也文似相如始類俳按漢書相如  
即司馬相如也俳步皆切俳優雜戲也只輪顏  
子得心齋莊子內篇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  
不如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也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心無聽之以氣聽  
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道者虛而  
待物者也唯集虛虛者心齋也  
**聖蘊第二十九**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被  
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其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萬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

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

精者精微之音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蘊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蔽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易書  
之祖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  
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  
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  
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  
聖人本意底如象辭又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  
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  
精微也蘊謂  
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  
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  
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  
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  
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  
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  
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  
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  
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  
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  
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

著去忿怒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  
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  
則無義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  
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  
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  
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章意正相  
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  
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  
矣聖人獨有取於德念空慾遷善改過何哉蓋  
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  
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  
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德念如摧山空慾如  
填壑○遷善當如風之  
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微念空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  
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微念空慾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  
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治天下有本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豕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身端心誠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梁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只是操得此心便存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只是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固所乖矣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楚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撰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則既已如此何能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如思而險設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刑家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

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正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爾覽漢高帝能誅秦盛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按漢書高帝本紀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之寵按漢書高帝本紀初戚姬有年唐太宗能取孤隋掠盜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唐太宗能取孤隋掠盜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免按唐書太宗為秦王時殺弟元吉及即位納其婦楊氏與之生子明封為曹王使繼元吉後長孫后崩又欲立楊氏為后魏徵力諫乃止事在貞觀二年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替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

不為外物所移也

宋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足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聖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友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際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世里



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子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聖人法天

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央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

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報德報功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集覽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治平間周子以未州卒攝邵州事自州治左遷學于城外邵水東乃釋菜先聖又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直謂疏

食菜羹之菜，用令中春上。下命學正，習舞釋菜。  
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有芹、藻、之屬。  
文公曰：廟見，則釋菜。猶弟也。婦見，其舅姑，其挈束，若禮。  
假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若禮。  
列饌，不作左。不投器，馬按五禮，新儀，釋菜，每位。  
左實，凡齋，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  
五日，應行，事執事，官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  
同日，及肺，獻官，率其鶴，閱視，饌具，請廚，滌於。  
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幣，實。  
各於，神位，右，祝，於，神位，左，陳，祭器，其，禮，器，實。  
饌畢，獻官，率其，屬，於，神位，左，陳，祭器，其，禮，器，實。  
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諺，曰，奠，之。  
為言，侍，奠，具，也，或，曰，素，王，事，紀，賈，公，諺，曰，奠，之。  
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朱，以，安，設。  
立，回，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  
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文，教。  
宜，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正靜之意是亦至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  
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  
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  
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  
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  
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决也

匡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累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爾雅：艮止之，止有力，靜止自止，其止也。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浮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

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良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良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良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也曰止便是作爲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集覽其後在零陵按一統志零陵縣名今爲永州府濂溪在梧州爲府屬廣西道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

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傳穆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神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神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肩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然諸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

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毋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故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盜思以奇自名又云

以朝廷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  
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  
之類今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  
皆割去

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  
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

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

一章當為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

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

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氏所跋先生

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

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

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粵為濂言嘗至

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

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

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

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

之名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

之者如蒲蜀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

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

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特甚少王色金聲從容

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蜀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

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又讀張忠

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

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

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

耳其秘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

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

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

其秘

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  
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板學官

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板本按一統志長沙府名今屬湖廣道建寧府屬福建道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今為建寧府屬福建道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南提舉學事嘗講學于衡山後因家焉武當祁寬按一統志武當縣名今省入均州屬襄陽府祁寬字居之未詳出處祖公之門衆祖列子云宋有祖公養祖成群曰典若茅朝三暮曰足乎衆祖皆怒曰朝暮三足乎衆祖皆喜注茅栗也甯左丞按宋鑑蕭宗孟閬州新井人皇祐中進士累官遷尚書左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卒宗孟趣向嚴整而性甚侈汰蘇軾嘗勸其慈儉孔司封按宋鑑孔延之新喻人宣聖四十七世孫幼孤貧晝則耕鋤夜則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即中平生推典周敦頤曾輩最友善臨汀楊方按

一統志臨汀郡名今改為汀州府屬福建道如唐鄒粵按一統志邵武軍名今改為邵武府屬福建道判史元結七泉之遺俗按唐鑑元結魯山人少聰悟宏達倜儻不羈天寶中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節度參軍以功改著作即安綠山叛因避亂寓岩奕山自稱漫郎蕭宗立以蘇源明薦為道州刺史撰大唐中興頌刻于浯溪大曆初拜御史中丞按一統志七泉在道州東和唐元結銘序有泉七次命其五曰惠忠洙洙欲飲者有所感發一曰漫泉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垂流特異結詩云問吾嘗識息泉上何處獨有惠泉亭令人可終老

江州按一統志今改為九江府屬江西道初見先主於合州按一統志合州今屬重慶府又按宋鑑文仲新喻人延之性狷直學問博洽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極論新法之害為王安石所黜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以疾卒有文集五十卷序先生洪州時事按宋鑑周敦頤為分寧主簿有疑獄

問孟在功周之孔蓋子

夫不味敦順至卡訊立辨色人驚諸國者更不如  
地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  
得所訥矣由是富家大姓黜吏惡少皆以汚穢善  
政為耻假守南康按宋鑑朱子於淳熙中知南康  
軍又按一統志南康軍今陞為府隸江西道新安  
朱熹按一統志新安郡名今改為徽州府直隸京  
師蓋來子婺源縣人  
而發源屬新安故云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學若  
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  
氏闢揚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  
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必千古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  
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  
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  
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殊子曰通  
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  
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  
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  
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  
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通書  
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  
吸彰厥微匪靈那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  
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  
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木所無  
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損曰他病  
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  
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  
者其天之所與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  
傳其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情之著事物之象鬼神幽莫不洞然畢貫  
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質不離  
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其實不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  
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  
也○謙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  
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  
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簡古淵  
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  
源未易究則然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  
致思以窮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則復古禮變  
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則復古禮變  
今樂政以養民而程氏以肅之也其則復古禮變  
之志願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  
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無為是解善  
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  
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  
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堂者通書而用意  
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  
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

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八  
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  
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  
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  
惟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  
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  
自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  
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  
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  
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  
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子也無一  
字不服膺焉耳嘗編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  
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得始  
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  
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  
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  
程而未曾有極字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  
未嘗一及無極字或謂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  
洗妍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篤實張厚



夫世安知無所傳授哉為周子與胡說定公問  
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  
書未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  
默契道體於是周子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  
書與語孟並行矣霍隨陸說按宋鑑陸說然核  
人第進有禦遷才熙寧中鎮無西夏復清交止  
之難仕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  
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論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集覽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按一統志養

心亭在重慶府城北一百五十里合州治東宋張宗範所構周濂溪作序說以名之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  
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

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

養心莫善於誠

吟風弄月

以歸

有吾

與點

之意

見獵

有喜

與白

家意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集覽驢鳴世說王粲魏人有文章既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

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

服

本文章直往臨顧謂同遊曰仲宣平昔好驢鳴諸公可作一聲送之於是坐客皆作驢鳴

集覽驢鳴世說王粲魏人有文章既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動靜之陰陽之本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

不能長亦宜矣

渠墮鱖魚浪切穴也竊也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

節做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糅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今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頌乎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  
篤學之道也

雷氏臨節曰此論乃  
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集釋**

朱子曰本是不雜人為靜言其  
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補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  
體故此言動○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

理去傷了他又曰這一段要緊要處只在先明  
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人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  
所往如知識路力不雜也○天地諸精諸者積而  
行之粹粹者純一不雜也五行陰陽之道也五行  
而靜真者誠而實也靜者安而泰也五性具焉  
具者備而足之也人之所稟皆具五性無是五  
性不足為五人五性云何仁者心之愛義者事之

宜禮者身之容智者心之明信者言之實形既  
生形者人之身體也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外  
物私欲之謂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  
耳之於聽觸者感而發之也中者心之謂也  
情動中而發外也喜者樂之也怒者忿之也哀  
者傷之也懼者畏之也愛者發之也惡者恚之  
也欲者嗜之也情既熾而益蕩熾如火之始然  
也蕩如水之飄流也其性鑿上者攻而破之也  
宰故必正其守之性為應物之權衡故必養其性  
明諸心知所往不流之於他岐也力行求至務  
造高明之域也吁為聖為賢之道孰有加於此  
哉

聖所由人  
惟一理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  
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方卷之三





